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刊本

長沙
晉

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稽之費亦億以上以
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
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儁李翕張
禀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耽過惡執據太辟
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
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
馳車懷糧步走交（太上御名）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
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
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
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
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

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如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絶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宜充舉事朝

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闕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寃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爲護羌校尉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

毒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
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常前
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定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
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靈帝建寧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
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相帝詔問熲曰先零東
羌遂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

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
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
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
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埶欲更招降坐制彊
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雖服兵去
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
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
之埶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
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多賀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討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頻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頻衆皆恐頻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定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入呼衆皆應聲騰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尉寇恂詔書褒美曰頻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勳今且爲頻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物增助軍費拜頻破羌將軍

六月段熲將萬騎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洛川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

冬七月頻至涇陽餘寇四十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志在頻性輕果慮賞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患詔書下頻頻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

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
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
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
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
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
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
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
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
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
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
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
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絶域之地
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
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
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
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
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
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
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
十四億令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

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　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卿校夜上西山結營穿斬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恆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降附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四八八餘級獲牛羊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亡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管聽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兵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以四裔不使亂

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文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天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寃故也新公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撫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上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驅而逢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遊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鮮卑寇邊

漢桓帝永壽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謀略部落畏服乃施灋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擅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仡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聞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留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大

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十二月詔曹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
奐代規爲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爲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
爲度遼將軍　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
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
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
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
自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
臣伏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
遼東接夫餘減額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
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
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

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烏桓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不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拓廣遠數十年間宮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羌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腹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

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亦極書之
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遠人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蹠國內侮之患
則可矣豈與蟲蟻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
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
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危
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高
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
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部
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人畜節傳輜重各
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
庶人　十二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官
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
入塞寇鈔苟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
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
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
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
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
母妻皆爲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鄃侯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三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伐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

嬖倖廢立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嬀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況之曾孫也祜母犍爲左姬也

八月辛卯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

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祐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
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祐爲長安侯乃下詔以
祐爲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
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十二月甲子
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當居禁
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　夏四
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
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
皆爲列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
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上疏自
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疾
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子　及立焉及殤帝崩羣
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　后以前不立勝恐後
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
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
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
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
德爲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
元年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閶子

惠爲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先從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鄧應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歸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遠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爲羅侯　五月庚辰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爲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爲太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鄡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宋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

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中證獄不鞫訊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酘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衆庶多爲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隲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爲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伯榮出入宮掖交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去穢爲務昔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賚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夫女子小

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速出兩無令居外
合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
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爲妻官至
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
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後兄
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
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
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
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褒金繒
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成[illegible]上疏曰昔竇憲
龍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郎弄符
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
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
必暴愛爵非道殃必疾公卿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
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
祿去公室至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此最安
危之極戎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
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
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賞
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
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illegible]

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謀慮優長之當劉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人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此不納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謁者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隲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兖豫蝗蝝滋至荆揚稻收儉薄并吉幽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駕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有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治理亭傳多設儲偫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

光傳兩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
屬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福上臣
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齋止四方來異不能爲
害言事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冬
十月甲戌以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惠等劉熹
爲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閏兄於
震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公傳上
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準同書敕
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
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白是震益怨怨侍

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
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
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竭
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
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運
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
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
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
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
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
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
郡國三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
木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
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
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
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並驕溢踰濫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
諠譁地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
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
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
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大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王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
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
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
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王子犯灋有差乞爲虧除
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興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
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太
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
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

遂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illegible]民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illegible]

來歷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欽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妾造虛無太上御名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轉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

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太上御名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以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祝諷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讒譁外見忠直而內蓋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

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
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
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
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
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
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
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
帝位　夏四月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
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
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上不道辛卯豐惲廣皆
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父弟子林慮侯承甘爲
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
以閻景爲衛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兄弟
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
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
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
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
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三國
等以亞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能
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勸請王子簡所置于邸爲

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出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苦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爲省內所服久矣乃爲主因舉刀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　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閤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

宿衛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刃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立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馮古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户王康王國食九千户黃龍食五千户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户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户魏猛食二千户苗光食千户是八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爲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録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設諷劉瑄閻立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衛王男邴言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沛傅高充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爲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

之子孫爰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
說令安震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
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疎孽
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
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
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
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福福之會分功
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
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
瑗謂曰君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
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
令　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
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亭次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
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
以爲昭烈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
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
趙聚堂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
公誓之曰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
考叔事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
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
延令奏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
望郃即上疏陳之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辛未
皇太后閻氏崩　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
與程當誅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
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
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三
豈立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
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
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
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
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
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
封宜城侯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
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
還國
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
揚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一

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爲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隆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祇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疏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禮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

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
請追上尊號存録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
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
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
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
人枉殁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
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
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濃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
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
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宮太后亦無降黜其勿
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
人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追賜璽綬　冬十月乙
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爲
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遣使
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
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翟爲單父侯位
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
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
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
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
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視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敞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言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多蕃斯則宜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充於羅帝由是賢之

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夏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三月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

李燕諫曰臣聞人臣冀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冀公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戾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公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揔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

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若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六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灋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間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久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飲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遠等伏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徨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鄁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酒闌繼以鼓鐸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斂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自僚勞擾紛華道路秪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以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

族梁冀誤國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示威濃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二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鄉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

蠲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光祿大夫周栩馮羡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言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門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譬嬰嬰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illegible]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

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
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
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
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
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新
動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臣
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空
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
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
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蓋以姦臣權重之所

也其帝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還披埽凶黨收入財
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太尉軍冀河南尹不疑亦
冒增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
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
元所以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共高豈量力審功安固
之道哉或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
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
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
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翌日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二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藏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日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續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輩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由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

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冬十一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柳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灋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甘苦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惡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轂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八黨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

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蒙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典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爲天下得人難昔旦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嵩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

[illegible]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息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權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甘六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慄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帝果免

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伏與
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
孫也庚寅使大將軍黃門持節以王青月蓋車迎章陵吾
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
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宋穆奏記勸戒不冀
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俱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陽道將勝陰道將負蔡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
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心篤
敬禮之士將軍與之俱時共入參勸講授師賢　白此
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
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卿之中亦
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
能用穆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
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
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
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胡廣爲安
樂侯趙戒爲廚亭侯袁湯爲安國侯又封中常侍
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
賞罰爲務失國之士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
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

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言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藏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衞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社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劾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暠爲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二公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

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
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
融二王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
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
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
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忘家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逆謬公等出
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
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
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
歎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更
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
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
西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
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
吳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
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
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伍伯號泣星行到雒陽
自故亦憤詬爲長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部
吏從事欲以聞太后赦之乃因詣闕上書并乞
葬固太后許之乃送喬喪還

冀蕭允詔行服遂與郭亮董瑤百隱匿終身不仕梁
冀出兵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
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神爵爲從事中郎薦欒
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
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烈
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
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
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
冀愛監奴秦宮宮至大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
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皆共與壽對街爲宅殫極
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
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異
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游觀第內爲從倡伎
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
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畿
起兎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
生兎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三
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兎轉相告言坐死者十
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惡色
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買人冀冀聞壽言多斥奪諸

梁在位者外以六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十八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嗇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宦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

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
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
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
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
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
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若異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
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冀重穆亦不甚罪也冀
[illegible]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
稱它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
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蕃未遣客齎書詣京兆并
[illegible]千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篤稱書收客曰大將軍椒
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干
[illegible]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
罪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劒入
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劒
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
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
曰昔舉君適欲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

誤見擢序今中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翌
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
以其子劉爲河南尹劉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
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
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
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
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
酷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
之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微行幸河南尹梁
冀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高書檄秉上疏曰臣
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無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若
諸侯入諸臣之家奉從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之
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
壅絞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
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
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
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
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
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怵不自覩或荒耽
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
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
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弊上下
怠懈百姓嗷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
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
之差各有云設一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
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
制奇偉所聞輒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illegible]見掎奪何者其禎[illegible]闇於
時權安習所聞不[illegible]察成況可慮始苟云茲[illegible]由舊

章而已其法[illegible]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
以破其義實疑不勝[illegible]迷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
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
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
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
故嚴刑峻灋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
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率以墮
損威權始等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
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
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
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編之約

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灋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尼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韅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詣鄧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援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八主宜爲一區區之坐見之灋已嚴矣而猶曾不悔寤何哉

羣多呂柔懦凡愚之佐咩矣是以

[illegible]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灋不誅恩所[illegible]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illegible]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illegible]懷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周月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illegible]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illegible]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
又其子翕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
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
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
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
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
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
下爲萬世瀆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
翕子桃爲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
因小黃門徐璜陳日公卿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
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
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
畏坐徵還以种暠爲度遼將軍龜遂分
里復徵爲尚書冀暴害
誅之帝不省龜自知以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陰埶恣極奢靡兼倍前
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寖衰
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
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疏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

今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國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書斬之郎中汝南支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還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

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契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親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嘗毋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來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上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政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

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
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
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
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
是更召璜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
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
宿以防其變具璜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
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
中使具璜將左右廐[illegible]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

[illegible]尉張彪共圍冀宅使光祿勳袁
軍印綬徙封比昌鄉侯冀及
不疑蒙先亟悉出梁氏孫氏中
以皆臺市它所連及公卿列
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
冀不衛宮下長壽亭減死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
自交馳卿失其度官
吏不稱虐冀收冀財貨
充王府用減天下公